

我
已
板
记
太
阳
下
沉

綠袖子

The Green Platy

虹影著
Hong Ying

綠袖子

The Green Sleeve

虹影著

Hong Y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袖子/虹影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5321-2724-9

I.绿… II.虹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789 号

责任编辑:魏心宏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绿 袖 子

虹 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14 字数 103,000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,000 册

ISBN 7-5321-2724-9/I·2115 定价:1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15



作者近影

给汉娜十八岁生日

写在小说之前

虹 影

那个才貌双绝的女作家带我去光复北路的伪皇宫。皇后婉容抽鸦片的蜡像,做得太真,而且背对着门,吓了我一大跳。站在回廊上,我对女作家说,你看天井里的这棵树,住在这儿就霉运缠身。宫廷是欧式的,却阴森森,毫无富丽气氛。那个下午,我始终迷惑得喘不过气:鬼魅就在四周走动。

那个末代皇后,她好像有好多话要对我说。是她,又不是这惟一的她。就像我身边的这女子,我爱她,想象我们在从前的年代,甚至前世就相知相识。

近几年来,几次因为小说《K》牵连的苦事去长春。我是《夜来香》迷,总觉得调子中别有凄情。长春成了一个让我又爱又怕的梦。

去年冬天,导演ZY从日本回来。他让我为他写一个小说,写一个男孩在东京迷失。我说若写,一定得让他从长春出发。

写作过程中,我去信问那女作家几个关于长春的问题,其实我想问她:你能不能做故事的开端,让我们只在旧长春见面。在梦里我们穿着绿衣,在梦外我们也穿绿衣。人们以为我们穿黑衣,他们永不知道他们色盲。

目

錄

第一部分 绿袖子 /1

第二部分 记忆中的十一幅图 /113

第三部分 答作者疑难九问 /137

编辑手记 /163

第一部分

绿袖子

第一节

那些人本来可以幸存,却在最后一刻被吞没。他们的灾难,与别人的不幸很不一样。很少有人理解,被动卷裹,与慷慨投入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。

1948年,东京郊边一些挨过猛烈轰炸的城市,也开始重建。在伊势崎,铲车向一幢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房子隆隆推来。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墙上有竖写的一行行如图画的字。他扳上闸,跳下来看个仔细。墙上歪斜着一幅山水画,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了,还有一台钢琴,已炸烂,看来这是间挺讲究的客厅的里墙。

他凑近一看,全是汉字,有的字能猜,但前前后后连成行,就弄不懂了。他觉得奇怪,便到施工办公室打电话。

美国军警的吉普车马上赶来,从车上跳下几个美国军人,跑上杂草丛生歪斜的石阶。这是冷战开始的年代,日本人已经有了新的盟友、新的敌人。美国军人动作敏捷,神情严峻,他们仔细巡视周围,察看有无异情,对着墙上拍照片。一个看上去能懂文字的人,对带队来的军官说了一些话,他怀疑这些字迹是间谍的联络暗号。

那位军官退后两步,看那墙:笔迹浓淡不一,最早的字已经被风雨洗得很淡,一行行弯弯扭扭的竖排方块字对他来说,只是神秘莫测的符号:

我回长春去找你
我也赶回长春去
我再回长春去
我也赶回
我在找你死活也要找到你
我已经找到你在梦里

就在同一天,在千里之遥的另一个城市长春,另一批人,冷战的另一边,也在清理战争的遗迹,也在惊异于一行行类似的字迹。

那是个该记住的日子,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,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。街上鞭炮雷鸣,扩音机里是喜气洋洋的秧歌锣鼓。1945年末从日本人主持的“满映”拆走的设备,已经从外省运回,正在重新安装。

就在接装设备时,录音棚技术人员发现女演员化妆室前墙,有一排排歪歪斜斜的字。一群旧满映的男女同事,听说了,呼三喊四地涌过来看。他们站进房间里看,先是稀稀拉拉,不一会就挤满人。

门对着空白的窗,右手边以前搁着椅桌,现在只剩下残破的大镜框和震裂的镜子。尖利的碎片还留在墙上,可能都怕被划破手指,也可能一直无人管这阴气森森的房间,墙角挂着蛛网,地上满是尘埃。有人不怕喷得一身灰,去拉开那道肮脏的窗帘,顿时房间变得明亮。

破裂的镜子,此刻照着看热闹的人,他们割得奇奇怪怪的

眼睛,统统朝向一个方向——左边光秃秃的大白墙上的一排排浓浓淡淡颜色各异的字迹:

我去东京找你
我也赶回东京
又去东京
找到你才活得下去
马上就要找到你了别急

字行不连贯,语句凌乱。似乎是这个意思,似乎是那个意思。但大部人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个男士显聪明,读出声来。有个头发花白的人进来看了一眼,说很久前,其中有些字就在墙上。此话引来更多的人,一时间议论纷纷,破裂的镜子,扑了一层灰,重叠着太多惊异的脸。

那几年前便开始的故事,凡是满映的人,都耳熟能详,并不新鲜。可是这些浓浓淡淡的字,突然把人们已忘掉记忆,重新演出一番,就像银幕上又放出了昔日的电影。这时窗外一大块乌云移近,房间里光线诡异。大片的色彩,压低了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。也是的,这慢慢靠近或离开的一双脚,拐一个走廊转一个过道,或许就是另外一双脚,甚至是另外一双剥离了性别的鞋。

1945年3月,长春的日子不像这阵子消停。每个儿子有个命里的娘,当他长大,却发现过去的一切,早就随着尖叫消失。

那个春天,长春还叫新京,飘着满洲国旗帜。人人都明白,十多年来日本占领满洲,似乎这个“共存共荣”的基地不可动摇,可现在是走到了头。盟军强渡莱茵河,俄国军队势如

破竹进入东欧的邻国。在东亚,英美夺回缅甸与菲律宾,迫近日军本土。轴心国败局无可扭转,这个结束已经开始,这点无论什么人都知道,就是不知道这个结束将怎样结束。

面临剧变,每个人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。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的日本总裁兼总导演山崎修治,拼命赶着完成新片《绿衣》。他个子在日本人中显高,脸略瘦削,鬓角冒出几根白发。他穿着睡衣,一早就在听收音机,边听边整理他的床。和以往不同的是,不想洗澡,感觉肚子饿得厉害,便开始准备早餐。

差不多五分钟吃了两个面包,一杯牛奶。还是觉得不够。他又去厨房取了个生鸡蛋,砸到热腾腾的咖啡里,看着鸡蛋皮上的一层晶莹,用勺搅着杯里的咖啡,喝了一半,取了根雪茄,却放在桌上。这个战前日本电影界有名的欧洲派人物,担任满映总裁,政治责任再大,也没法让他改变生活习惯。

关了收音机,室内静得听得见心跳。他这才往浴室去,纳闷:还有相当一段日子可以一搏,我的艺术生命还长着呐,为什么心里惴惴不安?

满映的配音室不大,但设备是全套德国进口,功能第一流。墙上的银幕正在放尚未加声带的毛片。山崎修治想起他未喝完的那杯冲了生鸡蛋的咖啡,以及在清晨时留给自己的那个莫名的疑问。他嘴角露出一丝不让人留意的冷笑,其实无需多捉摸,根本就不存在值得恐慌的事!他正在做的这电影,会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部电影,将给满映八年一个句号。他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握成一个拳头,当初的决定当然是对的:他自己指挥乐队,以便让电影能及时制作完成。

散散乱乱的调音声中,这个拳头搁在面前的乐谱上。他拿指挥棒的右手抬了起来,整个乐队像箭搭上了弦,他左手的

拳头也抬了起来，猛地朝乐队摊开，如武士剑出鞘一样，乐声轰然响起。在一段雄壮的合奏之后，舒缓的旋律渐渐展开。音乐从地底涌起，在天花板上旋转着退回，由他一把兜底收起来，又撒开去。他快乐地看见全场的眼睛都闪亮起来。

有听凭他控制的音乐真好，山崎心里一个感叹，这是最美的一段变奏，他习惯性地在此半闭上眼。音乐回到最后的一个展开，等着从回旋往返中跳向预知的目的地。但是那熟悉至极的音符在一个回旋后，突然开出了轨道。山崎像迎面被人击了一掌，惊奇地睁开眼睛，马上明白是一个圆号手吹错了半个节拍，他眼光扫向左旁那个圆号手。他的手从空中直指过去，乐器错错落落停了下来。圆号手却一点没有发现是自己的错，虽然把圆号放下，一张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山崎愤怒地用指挥棒打乐谱架，声音不大，但是极为严厉：

“你，你！慢了半拍！”

他胡子刮得干净，一身西式乐队指挥的燕尾服，身体却笔直挺拔，很像一个军官。也许知道整个乐队全是中国人，他有种特殊的傲慢。

乐队停了下来，那个圆号手茫然地看着山崎，山崎按捺住火气，简短地说：“再来一遍！”

这一遍山崎没有那么陶醉的感觉，只是关注整部机器有节奏的运转。但是圆号手还是在同样的地方落后半个节拍。整个乐队哗然，大家都停下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。山崎手指着那圆号手，叫他站起来。站起来圆号手，就是个活人，不是乐队的有机部分。这圆号手瘦高个儿，脸却很稚气，最多只有十六七岁，一个少年，他垂着头依然显得高。

山崎厉声喝道：“你，滚出去！”

少年拿起圆号，气乎乎地朝门外走去。

“你大笨蛋!”山崎愤怒地说,“你给我站在门口,好好听着!”

山崎的声音太威力,少年停住了,乖乖地站立在后墙边。这次乐队顺利地走了一遍,但是没有圆号在高潮加入,明显音色不够亮丽。感觉就是一只飞远的鹤濡湿了翅膀,在空中艰涩地颠簸了一段,随风坠落下来。

玉子来到录音棚时,打扮得齐楚。她脱下毛皮大衣,挂好在走廊一侧自己专用的化妆室里。她里面穿着一身花鸟图案暗纹的绿绸衣,不像旗袍也不像和服,是一种连衣裙,东北人说俄语名儿——“布拉吉”。

连衣裙很紧身,后腰上有半条带子,束在背后,更显出腰身;月形衣领,托着玉子白皙的脖颈;裙边盖到膝盖下一点,就那么一点,恰到好处,露出她紧结的小腿。

那袖子式样也特别,挑肩,束袖口;疾步走路时闪闪飘飞,与腿踢起的裙边一路生风,惹得所有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多看几眼。

在注视的射击中走路,在年轻时就不别扭,现在已成为一种享受。玉子那只戴着银镯的手,把挽成一个髻的发式弄松,让头发自然地垂下肩来。她脱掉高跟棕色牛皮鞋,穿上没有声音的软底鞋,才拧开化妆室的门,穿过演奏厅后面过道,匆匆朝录音室走去。站在墙角的少年像是在让路,撞在墙边的一个什么东西,发出一声怪声响,却未引起玉子半分注意。室内坐着录音师和助手两人,正在叹气。

玉子问录音师,“我刚从摄影棚过来,没有迟到吧?”

录音师说:“算是没有。还没有开始试录!乐队今天排得不顺利,山崎导演发脾气了。”

玉子皱皱眉头:“最近他脾气挺大。”

录音师戴着镀金框的眼镜，人看上去极老实，话说出来却放肆：“这个最会来一套君子风度的日本人，也按捺不住了。”

助手递给玉子一杯茶，她喝了一口，问起山崎发火的事，录音师告诉了她，并给她哼了下圆号吹出的“错处”。她眼睛顿时一亮，转身隔着玻璃，看演奏室里无精打采的乐队，再转眼看那个被羞辱地站在墙边的少年。她刚才经过那儿时，甚至都未朝他晃一眼，现在看，那玻璃上像蒙有一层淡淡的雾，除了一个影子晃着，什么也瞧不仔细。

山崎拿起话筒对着玻璃那边的录音室说，“先休息一下，就开始配唱试录。”乐队在走动放松，山崎自己却纹丝不动站在指挥台上，低头想什么事。

站在录音室玻璃窗外的玉子，一声不响地推开门，好奇心让她特地绕着过道，经过少年身边。这回看清楚了，少年瘦骨伶仃的，衣服似乎是挂在肩膀上，头发长得很浓密，黑中稍微带点栗色，而且有点鬈曲；很久没理的头发乱蓬蓬的，使他有点像一个女孩子。

当玉子侧过身来看少年时，少年却还是低垂着头，盯着自己手里的圆号，眼睛胆怯地瞄了一眼玉子，马上脸红了，眼光躲开去。这么一低头一昂首，本来身材就修长的玉子，显得与他一样高。

玉子的双手叉拢在一起，转身往指挥台走去。从未见过这少年，看来是一个新手，不必说，他的新工作丢了。

山崎经常开玩笑说，玉子走路一阵沙沙响，不似风，倒有点像是野猫窜入窗外树丛。此刻，玉子心里掖着一点事儿，同样的步子同样的眼神，却更像一只野猫了。她走到乐队前，仰起头，指挥台上的山崎眼睛的余光扫了她一眼，依然满脸冷峻。她一步跨到指挥台上，俯在山崎耳朵上，亲昵地说：“今

天我嗓子哑了，明天录比较好，行吗？”

话说完，她自己都吃了一惊。什么时候我站在崖岸上，背靠着一片深水唱歌？明明是梦话，竟也说出了口。几乎整个乐队的人都看着她，不过她已经跨出这一步，就不准备退缩了。她的嗓子的确痒痒的，在刚才喝水时就感觉到了。

山崎原计划今天赶完这首歌的录音，为了圆号手的事，已经心里很不痛快，现在听到玉子出了毛病，依然不想放弃。他严厉地说：“必须尽快做完，要赶今年北平上海武汉春季映期，只剩三个星期了。”

玉子退后一步，拍拍胸口说，“今天我的胸口闷堵着。”她咳了两声，看不到山崎有任何反应。她略略停了几秒钟，才凑近山崎的耳朵低声说，“我的嗓子是真有点不对劲，不过请让我今晚到你那里谈谈。”

山崎一愣，没料到她的邀请如此直接。玉子对他妩媚地微笑了一下，他脸色才柔和了。他没有表情地向全体人员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至，明天晨八点准时到，正式开录插曲，配到声带上，这个电影就可以结束了。”

山崎说完话，脱了手套，插到衣兜里，转身朝门口走，少年像是醒过神来，忙侧着身给他让路。山崎皱着眉，刚要说话，想想，就对小心翼翼跟上来的录音师说：“你辛苦一下，想法另找一个圆号手，抓紧练练曲子，配器还是要尽量完整。唉，这个人哪里来的？”

“原先是搬运工，叫小罗，小名小罗宋，大名李小顺。”录音师说，看见山崎皱眉头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十七岁了。”

山崎打量一下少年，鄙视地一笑：“搬不动道具，就玩音乐？”

少年在两人身后，张开口，想说什么，看见玉子从化妆室取了毛皮大衣出来，走过来，站在山崎身后，他便没有说话。